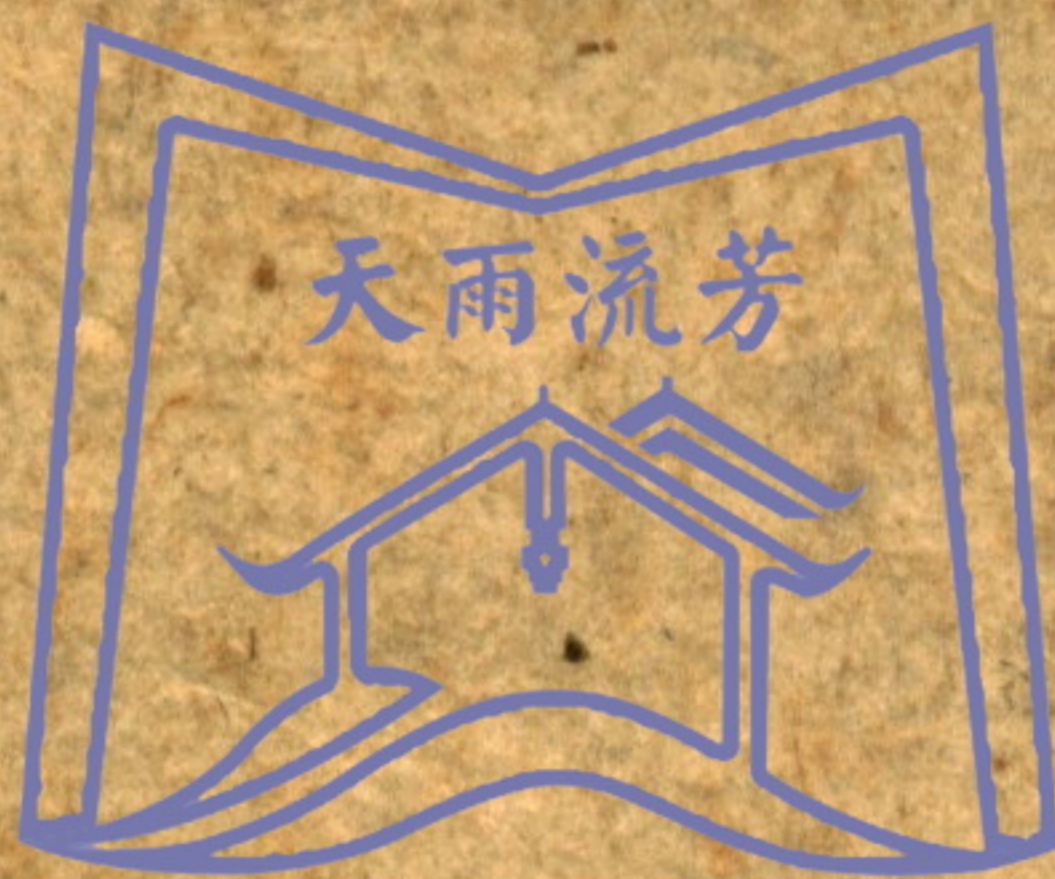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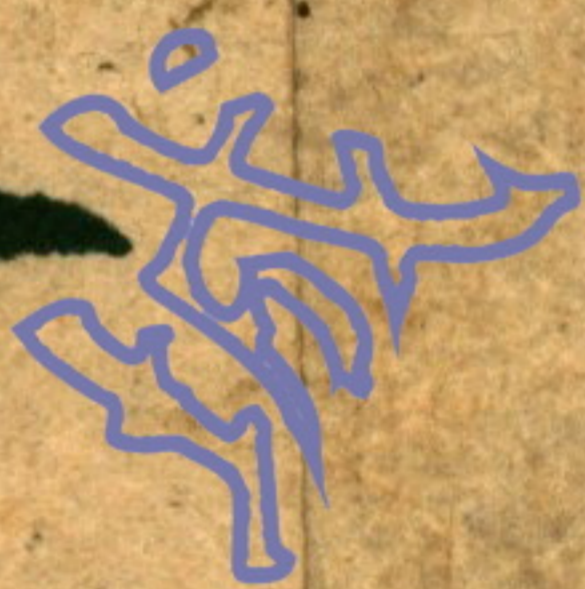


春在堂尺牘土



春在堂尺牘卷五

與楊石泉中丞

日前得惠書知引疾之疏

即朝廷元氣不日自可復常也承屬訪求子書善本

以備續刻伏念四庫全書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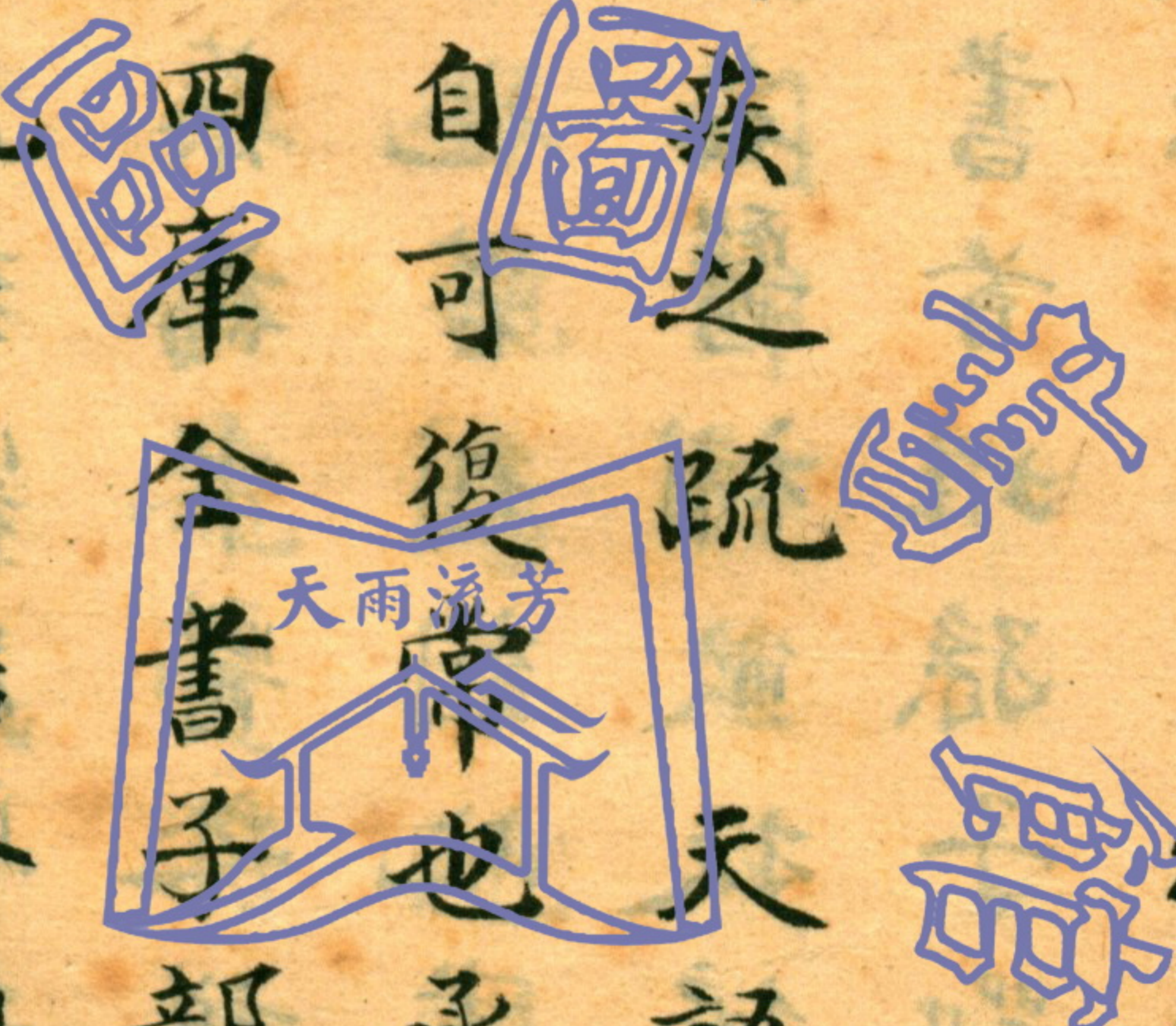
語外有宋辭據之孔子策語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辭

氏之書止有二卷本朝孫淵如先生又續輯至十

七卷之多古書中所載孔子之言無句不搜一一注

明出處視辭氏之書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廣其傳

德清俞樾著



又按四庫全書中子書莫古於黃帝內經而外閱
所有不過烏元臺注本於古義未通故於經旨多謬
此書以王冰注為最古而宋孫億孫奇高保衡等校
正者為最善鄂局未刻竊思醫學不明為日已久江
浙間往往執不服藥為中醫之說以免庸於醫之刃
亦無如何之下策也若刻此書使羣士得以研求
醫理或可出一二名醫補敝扶偏銷除疹癘亦調燮
之一助乎兵家之書首推孫子鄂局雖刻之而未刻
其注此書有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之以補鄂局
所未及使佔畢之儒畧窺兵法庶知節制之師亦足

制勝不必規規焉以學於羿者殺羿雖刻古書而未
始不切於時用也率布所見以副下問
又杭城有張烈文侯即岳忠武之將張憲也不知何
時強以忠武幼女銀瓶為之配塑像其傍并題名氏
為考宋史張憲傳但云飛愛將也不言為其壻嘉泰
中忠武之孫名珂者著忠武行實二卷末言先臣女
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亦不及憲然
則憲非王壻明矣銀瓶之名行實不載據杭州志書
及諸書所載皆言是王幼女而紹興二年張憲已從



王討曹成據行實王是年三十歲距王之夢尚十年
則銀瓶此時當在緜緜也與憲年齒懸殊豈可以為
配乎杭人多知此事非實而流俗相沿竟難厘正羣
思得公一言以發聾振聵庶不至誣古而瀆神輒布
陳之惟裁察焉
與馮夢香茂才
七十二候考承指示詳明感甚嚴鐵橋先生唐石經
考文僕曾見之月令篇寥寥數條止校其與鄭注本
字體之小異者而唐月令考則自有專書僕求之坊
閤未得假之友人處亦未得如杭州有之足下能為

芳流雨天



一癡乎魏書律歷志兩載七十二候均不合周書不
讀新唐書不知其本於易軌也舊唐書載麟德歷七
十二候從易軌大衍歷七十二候從周書其更定之
故詳僧一行卦候議自五代史以下悉從之惟征鳥
厲疾候雁北麥秋至鷹始擊等為今憲書所本不可
不知其外小有異同亦不足校也所異者魏書甲子
元歷大雪未候作鷓旦鳴無不字初意是傳刻之誤
而隋書載劉焯之歷亦然又舊唐書麟德歷缺清明
未候其本然乎抑傳刻失之乎僕所據者皆官局新
本也幸賢者為我決之

與陶柳門州同

得手書知閔官無事壹意讀書所學必日進矣賈公
彥儀禮疏文法尤長疏亦不易讀然其精處實足抗衡
孔疏補苴其閔恐亦未易言也唐宗以來小學荒蕪
僕近讀毛居正六經正誤芳流雨天書號為正誤而誤處甚
多僕又正其誤者數十事存世園雜纂中字原正謬
等書其誤必不少但縣許書為鵠則得失自見矣完
白山人書頗為時尚足下臨之數十過以應求書者
必門限穿矣其以為不可學者實正論也雖然吾儕
皆八股時文出身請以時文喻完白山人書猶之乎

周攢山陳句山諸君時文也推而上之則有古國初
大家文此神泉詩語室銘也又推而上之為前明之
啓禎此石鼓文也又推而上為成宏隆萬此鍾鼎
文字也為時文者固宜取法乎上然必謂周攢山陳
句山諸家之文當屏而不視得無持論過高乎辱陳
下問拉雜布復無以裨益高明殊用慙愧
與李少荃伯相
情通分隔意密書稀瞻望之誠乃心北嚮頃聞旌節
遠指之罙洞悉機宜奠安中外其出也郭令公單騎
以見曰紇其歸也葉子高免曹以慰國人想見謀

國之忠任事之勇豈獨當代所希求之古人亦所罕
覲者也樾奉母寓吳杜門無事幸藉旋乾轉坤之力
海宇靜謐仍以撰述娛近曲園雜纂一書已成
者三十卷矣蚓竅繩聲呶唔一室視公之龍驤鳳舉
運量八荒大小之不同蓋如此

與胡梅臣茂才

得手書并論太王遷岐之年具見讀書細心惟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歷年一百九十此
語殊誤九十七九十三乃其生年非其享國之年也
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年十五而生太子發則

并文武二王生年計之歷年止一百有七耳太王因
文王有盛德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文王則太王在時
文王必已長成若依通鑑謂公遷岐在小乙時則
自小乙至紂之未尚有二百二十九年不大遠乎殷
年本無定論今就舊說所引者推算則武乙元祀文
王生二十四年其時太王固尚尚在且武乙在位據
外紀前編雖並云四年而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竹書
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則武乙
在位不止四年也太王遷岐在武乙初年文王之生
在武乙中年太王之夢則武乙末在年於事適合似當



仍從後漢書以遷岐在武乙時也

與馮竹儒觀察

西湖小住二十餘日以冠酬應而託以山水之

清游朝斯夕斯甚矣故屢得手書而未一復想

不罪也鐵路一議慮周其見精心出關之請尤

見仁孝之思至情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自必

能安抵西陲奉婁娶而南歸也浙園榜發詒經知名

之士如馮孟香吳祁甫皆入彀中而舍姪祖綏亦得

蝨於其間未免慙媿然先兄身後蕭條得此子振其

家聲不特可以博老母之一笑且免使人有廉吏不

可為之歎亦可喜也。回思先君於嘉慶丙子領鄉薦
花甲一周祖孫繩武在科名中或亦一佳話乎
與方子箴廉訪
旌麾北上音問有疏頃閱邸鈔知拜蜀臬之命從
此開藩開府指顧間矣又芳流錦江玉壘宇宙最勝之
區自昔杜老放翁壇坫相望之地今得詩老隸臨山
川生色矣。三蘇全集刻於眉州并及小坡可云美備
而東坡詩乃從選本非其全豹殊不可解鄙意宜補
刻之道光間吾浙有王君文誥箋注蘇詩搜羅宏富
遠軼王施如刻此本亦佳也。莅蜀後能料理及之乎

越秋冬之交又至西湖適彭雪翁亦在彼頗極山水
友朋之樂惜不獲從公於浣花草堂與遨頭盛會一
醉郛筒之酒也

與吳祁甫孝廉

前在湖樓辱承枉顧未及勝設本擬以一樽相訂小

聚疲於應酬遂復不果昨接手書并示我行卷甚善

甚善計偕之期想在明春頻年同事研經與足下有

鍼芥之合此一別也去歲為金華殿中人非復精

舍中人矣欣慰之餘又覺憮然仲冬望課仍以大名

置第一敬為明歲狀頭佳兆耳

與楊鐵山

承示湖樓史話內有史漢優劣一則引晉張輔之言
曰馬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
用八十萬言以為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此說
也鄙人不甚以為然史文言容今詳亦由事勢使然
史記五十萬言其叙漢以前事大約不過十餘萬言
叙漢事者可得三十餘萬言而所叙漢事止於武帝
之世設使史公一手叙至王莽時恐亦須八十萬言
矣未可以此定史漢之優劣也假使以三千年五十
萬言核算則一百日止須一萬六千言有奇而左傳

紀二百四十年之事幾及二十萬言將謂左傳方於
史記乎

與王夢徽

讀手書知雲帆轉海未獲同游為負而仕抱關擊柝

亦何傷於大雅乎曩者潮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

丹請形之歌詠可謂天妝雨費流騰矣慙愧慙愧雖然繪

圖題句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

偶承詒經之乏為第一樓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十年

寄跡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

是也樓中人不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為己有乎

樓

樓

樓

此榜一懸外閩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
或者諸君妙繪妙詠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
君者補作小樓以存舊蹟則子喬所題之榜頗可焜
耀楹楣然其事未必有即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
聊發一大噓焉

與日本儒官竹添

井

鶴望方殷魚書忽賁始知歸帆安穩吟席清閨遙企

東瀛良用欣慰惟尊處發書於十月十日而做處得

書亦十月十日中東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幾日也

來書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齡湖海豪

芳流雨天

情為之小減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蹟當在明年春夏
間矣承寄贈安井先生論語集說采擇精詳傳作也
拙著各書想貴國具報之謹寄奉新刻之曲園雜纂
五十卷伏希鑒入

與李少荅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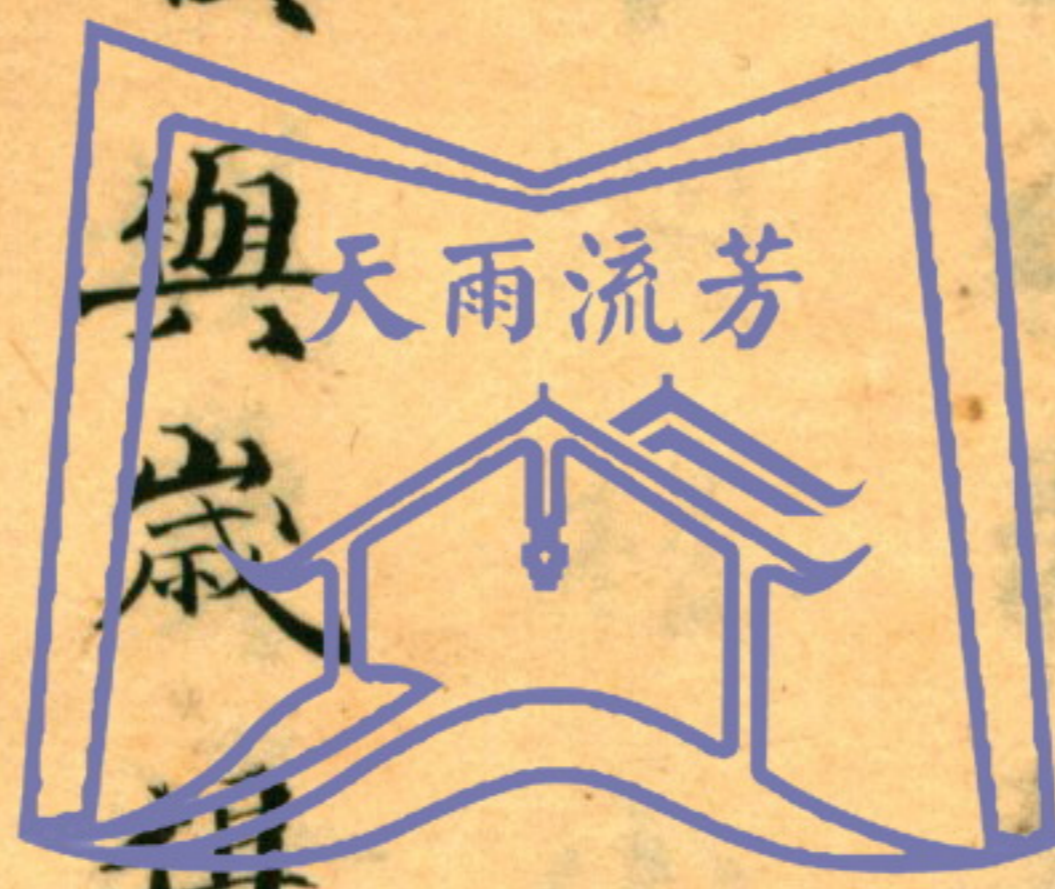
新歲得書知勳猷福履與歲俱新遙望黃扉無任欣

慰并承示知晉豫奇荒力籌拯濟飢黎百萬賴以安

全仁人之利溥矣吳江沈生中堅好義樂善出於

天性去歲曾糾同志集錢萬貫託其友謝綏之嘉福

李秋亭金鏞凌麗生淦齋赴豫省於濟源縣設局拯



飢今歲又續籌二萬以往矣惟晉省相距較遠未能
兼籌是以又出已貲白金四千兩屬樾加函寄達台
端或徑解晉省或託清御大買米運晉悉候尊裁
徙生陰行其善初不求名并屬勿以微名上達清聽
然樾既為致書自不容沒芳實也

與杜小船觀察

辱手書知將拙刻詩文

各集細閱一過雖獎借太過

非所克當亦見相愛之深也承示四川新出土之龍

山公碑此碑無可考證吳君定為臧姓有志書可據

或不誣也其以嬖人臧倉為始祖在古人固不以為

嫌如校官碑以楚太傅潘崇為潘氏之祖考之左傳
則固佐太子商臣弑君者非端人也刁氏之祖齊寺
人貂亦然惟臧氏乃魯公族仲武仲世有聞人舍
之不舉而舉臧倉其臧倉何以謂之司徒公又何以
隨宦在蜀種種可疑或別有其人或并非臧姓安得
起古人而問之乎

與王子獻孝廉

諗癡炫醜止深慙
忍尺書遠賁衰寵
有加發函爛然
珠零錦燦並示五言詩四章
指麾曹劉塵埃徐庾感
積流之誼雜冀樸學之光
昌施之下走固非其人清

藻芳風良可玩味越自謝塵鞅妄研古訓蜚聲無實
貽笑翰音不圖吾賢聆聲響附雖感相知之深實恐
過情之譽乃又重之珍贖之以上藥合浦之桂
潛山之朮金漿玉液有苾其香庶駐積齡敬拜嘉惠
與徐花農孝廉

前日一書定收到矣書中略言樓上宜停未盡其說
今更詳之夫露台白金之產漢文所惜也况我輩蟻
蝨乎宜停者一如果時有從容則借此裝點湖山未
始不可今西北奇荒議者至欲捐諸生膏火以賑之
而鄙人忝擁皋比乃於艱難之日興此不急之上是

重吾不德也宜停者二所釀之資並未齊全而先取
之錢肆此日雖有取攜之便異時恐成賠累之端宜
停者三且物忌太盛鄙人何能而可據此湖山
勝地薛廬成而慰農去矣恐俞樓成而鄙人亦將不
來也宜停者四鄙意牆垣業經築就則已籠有其地
請俟數年之後足下大得意之時爾時鄙人海山兜
率或已別有歸宿足下抒懷舊之情修踐言之信再
謀卜築重起樓台則諸君子夙義與樓俱高而鄙人
之姓名亦庶幾與樓並永較之此時勉強圖成以諸
君子見愛之盛情而或適以為速謗招尤之地者相

去萬萬也足下以為何如并請持高蘭舫子喬諸君

子以為何如

與彭雪琴侍郎別後久不得信正以為念昨由蘭舫寄到十二日書

并書畫各一幅清恙甫瘳勞煩濡染感荷良深日來

起居何以想已安善如常湖天雨三天寒湖風凜冽游覽

非宜且俟春融再蠟阮公之履可也岐黃一道久已

失傳藥餌不宜輕試總必養氣為主弟杜謨有三字

訣曰塑鑽梳所謂塑者力制此身如泥塑然勿使有

豪髮之動此制外養中之要道也所謂鑽者謹閉其

口如以鎖鎖之勿使氣從口出不從口出則其從鼻
出者亦自微乎其微有絲絲若存之妙矣所謂梳者
存想此氣自上而下若以梳梳髮然不通者使之通
不順者使之順徐而至於丹田又徐而至於湧泉穴
則自然水火濟而心腎交矣此三字至粗至淺然當
寒夜漏長展轉反側不能成寐行此三字俄頃之間
自入黑甜若無論日夜得暇輒行之其功效當不止
此不敢自秘謹布之左在以為湖樓養疴之一助
與李少荃伯相
年前曾肅謝函定塵記室矣春日載陽風和氣晚恭

值太夫人八旬設悅之期斯時也花濃鳥嘯觴舉顏
和桃三千年自西池獻到餐十七物從北闕頌來
洵德門之慶盛世之祥壽嘏從前太夫人七十慶
長樾曾獻小文以介大壽備述閣下稟承慈訓光輔
中興福緒祥源方興未艾迄今又滿十棋矣閣下緯
武經文隆隆日上太夫人翔機集嘏歲歲長春此豈
擊悅之詞所能揄揚盛美哉欲測高深之萬一姑舉
新近之一端昔富鄭公自言在青州全活數萬人勝
二十四考中書令比歲晉豫大無閣下上承恩命
下軫飢黎仁粟義漿待於四季境男勇錢女布澤及萬家

遂使晉豫閩之赤子都慶再生以視富鄭公在青州
更加百倍閣下仁風所廣播即太夫人慈蔭所周流
於以乘壽車而行福壽豈有量歟因在菲五五中
未敢以壽文為壽手肅燕喜敬祝太夫人千春順候
起居不能宣備

與江小雲觀察

承以梅溪居士縮臨唐碑歸之精舍公之同好甚盛
舉也惟碑石前後凌亂其所刻次第全不足憑未知

何故或當日只依上石先後為次耳謹依年號一一

審定其麻姑先壇記原單注慶歷年慶歷乃宋仁宗



芳流雨天

年號唐代無之文中稱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未云
時則六年夏四月也是此碑應列大歷六年梅溪原
跋引黃山谷中小字蘇姑壇是慶曆一學佛者所
書此自謂宋人臨撫耳今既云唐碑不得列宋年仍
依魯公原文為是關八關齊會報德記首云大歷壬
子則是大歷七年也原跋云大中五年重刻大中乃
宣宗年號去魯公遠矣亦當依魯公原文列大歷七
年方得其實如嶧山秦刻鄭文寶所摹而石金家仍
列入秦篆中不以臨摹重刻之年為主也今將年號
先後錄奉左右想尊處必有搨存之本即可照此編

排矣梅溪跋端州石室記云畢公偽作早公今改正
之乃越讀諸碑中譌字尚多如昭仁寺碑翔入正道
必是翔入正道八正者正是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見大品經今誤八為入既失其
義且與上文不對矣擬校正或得一卷書可刻
入俞樓雜纂也

與徐花農

連接十六十七日手書并承示以醫理錫以靈符惠
以甘露而內人已不及見矣小人德薄福過災生回
憶湖樓風景昔人之歡暢皆此時之愁料矣然內人

來去亦頗似分明往年冬春間必病病或五六日或
旬日未嘗欲招大兒歸也今年正月間亦只如常小
病而力請鄙人作書辭大兒歸返此已可異及其自
浙旋蘇雖面目浮腫氣息急促然一切如常乃數日
後即謂僕曰吾病不起病頻頻作永訣語處分家務
語當時猶之不信知其真不起邪臨危前數日病
容殊不可看及小殮以後面色腴白轉勝於生且口
角微有笑容或者已歸善地乎平日自言願再作西
湖一游今已如願而子婦女壻內外諸孫無不咸集
劍孫亦以前一日至送行可謂熱鬧在逝者亦無遺

恨矣惟追念四十年夫婦其始也僕一年止有三十
洋趺館穀內人赤手支持以至今日富貴貧賤患難
更迭嘗之心血耗盡來生計粗立園亭皆其
累年節省以成之也僕拙於謀生每事必諮之今則
已矣手書二十八字懸其帷云四十年赤手持家
君死料難如往日人白頭永訣我生諒亦不多
時吾弟讀之可知吾懷抱也前者拆毀湖亭之議乃
無聊之思不得已之策於無如何中冀有挽回亦古
人請禱之意事已至此毀又何為如其未毀則竟聽
之已毀則移置下面亦得但恐又多費耳內人戀戀

西湖病中有欲卜葬之意吾弟若有熟識之堪輿家
託其為吾相度不求發財發秀但願借湖山勝地為
我兩夫婦埋骨之鄉數百餘年後死士之隴尚為樵
夫牧豎所識亦可喜也然入山太深將來營葬不易
則亦非所宜耳心緒惡劣草布泐如晤蘭舫諸君
問僕近狀即以此告之

與彭雪琴親家

吳并回奉一箋陳謝定照入景昨又得五月十九日

書愛我拳拳有逾骨肉誦之感泣弟自問能達覲而
不能忘情能達覲故早歲罷官終身無介懷之日不

能忘情故晚年喪耦終身無忘懷之時矣承勸我作
西湖之游然回憶春間與內人同舟泛水聯步看花
再到俞樓徒增悽悼耳又七月廿七日滿後仍須至直
隸當差未便以家事付之內人凶後米鹽瑣屑均託
一老友王濟川料理而銀錢出入弟總其成如此則
諸事井井仍與內在日無殊也日內天時酷暑既
不欲出門作襪襪客而入內則總帷相對殊覺傷心
是以終日在書房坐起每念湖樓卜築深費門下諸
君子之力而又得大力成之故於曲園雜纂之後又
撰俞樓雜纂大約亦可五十卷已成其半絡續付梓

庶藉著述流傳使海內外知有此樓不負吾兄及諸
君子一番雅意耳此後敬當勉抑哀情以副良朋至
愛亦望吾兄善自保重一切如行雲流水萬勿激
於忠愛過涉焦勞行旌所至節宣寒暑謹慎風波為
國家保此柱石東楮東但願江海無波明歲秋
風早來湖上以續湖樓清談興之所至或芒鞋竹杖
從吾兄作天台雁蕩之游當可豁開眼界消釋牢愁
也書至此一笑讀至此亦當一笑

與亡室姚夫人

一別之後五月有餘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

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為作七言絕句一百首，
備述夫人艱難辛苦，助我成家，而吾兩人情好亦略
見於斯。已刻入俞樓雜著，流傳人間矣。茲焚寄一本，
可收覽之。葬地已定於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於
十月二十五日。今擇於十月九日發引，先一二日在
蘇寓受吊，即奉夫人靈輜同至湖上，仍住俞樓。屆期
躬送山邨，永安窀穸。吾即營生壙於夫人之左，同穴
之期當不遠矣。日前曾夢與夫人同在一處，外面風
聲獵獵，而居處甚煖，有吾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斯
何地也。豈即預示我墓隧中風景乎？蘇寓大小平安。

勿念西南隅隙地造屋三間屋外竹籬茅舍已亦楚
楚有致俟落成後夫人可來與吾夢中同往觀之
與孫琴西太僕
日前知內擢同卿即擬函賀而以旌旆不日當還過
吳門故未函也嗣知航海歸不覺失望比來計已
安抵珂鄉北上之期想在天雨流芳在來歲矣從前吾兄在京師
注易至明夷而出守安慶明夷象傳曰君子以莅眾
厥後跲歷藩垣此其兆矣其六二爻辭曰用拯馬壯
吉或即以太僕還朝之兆乎既有吉象此行必利
可預賀也弟疊遭變故精力衰頹自問不復永年弟

視死生不過如蘇杭之往返初不以此挂懷惟至好
弟先多年睽隔追惟疇曩能弗悽然明年如道出吳
中務必小住十日弟欲近於之西南隅築屋三間
種竹栽花小有風景即可於此中下榻也外附去新
刻詩一卷乃哀逝悼亡之如賜覽觀可算弟一本
行述矣

與梅小巖中丞

昨由滬上傳來邸報知新有也召之念伏思古大
臣宣力初無中外之殊想執事必不以此介懷將來
三接龍光重持虎節不久出領蕪圻固在意計中

也惟樾以部民謬充坐客賓筵醴酒湖舫清茶略分
言情推襟送抱茲當遠別能勿依然此則借寇之情
較浙東西壤叟轅童敬倍切也樾疊遭變故精力
衰頹未識異時節誠重臨尚能迎候道旁否附去詩
一本乃黃門哀逝之辭郭覽芳觀足知鄙人懷抱想
知愛有素者必不兼以荆布之私瀆陳清聽也
與彭雪琴親家

五月中詳復一箋未知待達清覽否比想大旆已安
抵退省庵中今年夏秋間暑熱殊酷舟行不勞頓否
舊疾不發否甚以為念弟素性能達觀而不能忘情

雖承勸慰殷殷終覺心胸鬱鬱附去詩一卷覽之可知鄙懷伏念去歲老母見背今年內人繼之似乎鄙人行期不遠亦當弟視死生而過如蘇杭之往返此亦何足挂懷但思年來與閣下同住西湖湖樓對宇湖舫連橈未知此樂尚能為繼否此亦弟能達觀不能忘情之一念也所最念者小孫陞雲荷蒙雅意許訂朱陳而吳楚迢迢弟又日形衰老初議壬午歲閣下巡江東下携令孫女德來娶未春再成大禮然至今日情事又殊不識弟尚及相待否伏念內人在湖樓時尚癡望得與令孫女相見今則泉台永隔矣昔

人云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以弟自問必不永年即以
老親家積勞久病之身此等事亦宜早了為是不揣
冒昧輒敢瀆高可否於明年正月江東下時即携令孫
女同至西湖在退省庵度歲至己辛之春擇吉過門
是年令孫女妙齡十六歲天雨流芳小女完姻亦止十六
歲是亦不為過早雖小孫則十四擬先完花燭大
禮俟一二年再擇吉圓房如此辦理雖似局促然使
弟目中得見令孫女過門此後時至即行一無遺恨
矣惟老親翁矜許為內人臨卒留有金釧輩翠釧各
一事遺言家孫婦入門時答其拜見之禮弟謹藏篋

苟俟見令孫女交付以副內人九泉之意書至此又
不勝泣然矣

又

得十月二十四日書又承勸慰殷殷自非頑石無不

點頭弟亦非全不知此理者自應善保餘齡以副雅

愛况內人一生亦真全幅弟與為四十年夫婦無小

虧負之處異時相見黃泉可無愧色原不必過為奉

倩之神傷乃自到湖樓飲食減少胸膈隱隱作痛精

力日見衰頹非坐情癡良由數盡數盡之故厥有二

端其一則戊辰之春內人在吳下大病幾危弟自西

湖飛棹而歸為疏以禱於神願將已壽與內人平分
此一事也其一則癸酉夏間奉老母自福甯北歸甫
出郡城將入山徑老母即在中嘔吐是午便不能
飯弟惶遽萬分每過高山大水及道旁小小叢祠默
禱於神願減已十年之壽俾老母平安到蘇一日之
後老母果臻康健登山涉水不知勞此又一事也
此二事者從前自內人外雖兒女不使知之今老母
見背內人又長遊言之亦復無傷老親家愛我有逾
骨肉故偶一及之匹夫一念之微未必能感動幽明
然實之是弟至願以此減算心所安也是以衣衾棺

榔一一預備今來為內子營葬即自營主壙自題墓
碣并自撰輓聯其上聯云生無補于時死無損于數
辛辛苦苦著成二百五十卷書流布四方是亦足矣
其下聯云仰不愧于天俯不忤於人浩浩落落歷數
半生三十年事放懷一笑吾其歸乎今錄奉老親家
同一笑也自念生固不惡死亦大佳委心任運時至
即行了無戀戀惟區區之意尚思一見孫婦雖死亦
瞑而前書所請未蒙許為之帳悵夫妝奩何足道
吾輩人家不宜計較及此弟從前遣嫁女兩亦無妝
奩也即女功未習亦是細事蘇杭閩婦女最逸老親

翁亦素知之但須自製鞋耳或年幼并鞋未能製亦
所諒也此二者無勞介意惟少夫人母女之愛未忍
遽離此則人之至情最宜體爾弟偶思得一妙策明
年老親翁巡江東下竟請挈令孫女同來擇吉先完
花燭大禮及從者自浙流芳行仍請偕還只算嫁後歸
甯本是禮之所有屈巡江之請挈令孫女同來若
少夫人未能恣然不妨再隨旌麾歸去如此兩往返
令孫女與小孫年皆長成便可擇吉圓房此則女大
須嫁人事之常少夫人亦可弗戀戀矣此策也有三
善焉少夫人母女以漸分離相忘不覺一也令孫女

往來吳楚於寒家眷屬日形泱洽二也老親翁高年
多病跋涉長江得令孫女隨行則軍旅之間有家庭
之樂三也思之狂喜輒布陳辭幸力言於少夫人曲
從鄙意

與吳平齋

承示漢建安弩機刻木

刻刻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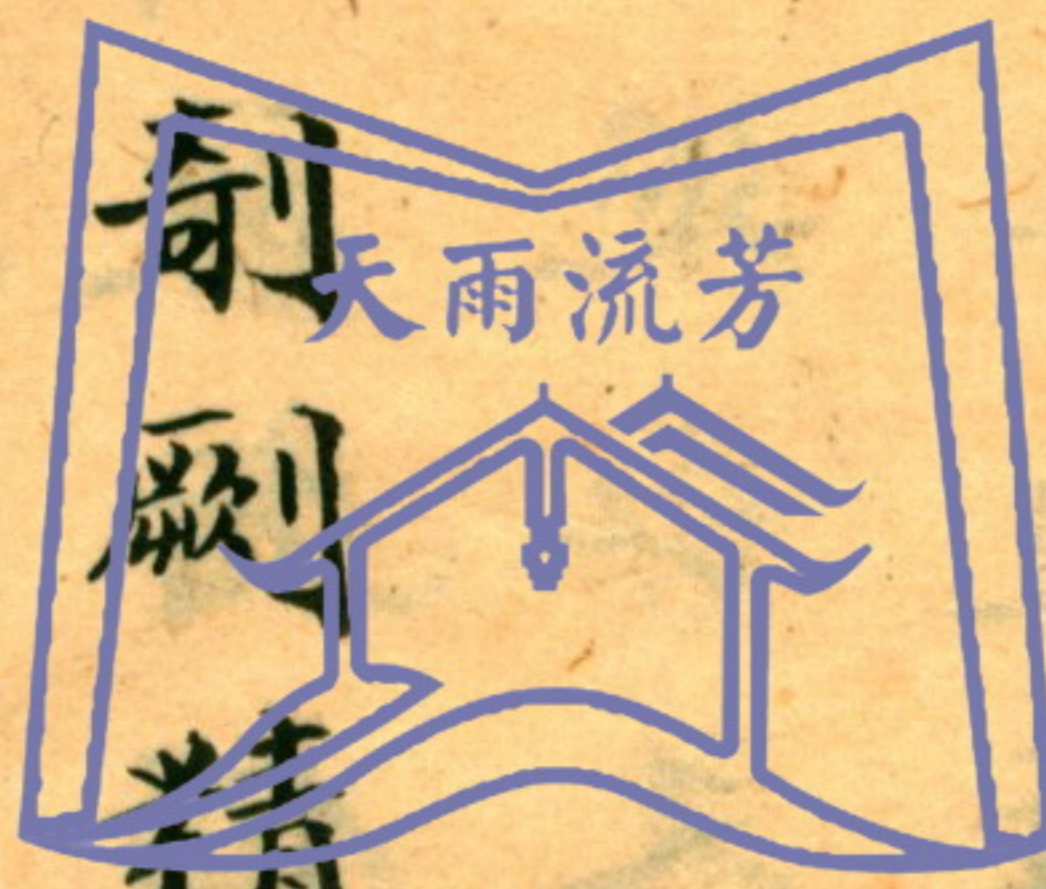
考證明備具見好

古之誠惟市字之義不可解古兵器不粥于市則市

非市賈不待言矣諸家或以為弟字或以為制之半

文皆似是而非尊說近之而亦有所未盡竊因尊說

而推論之市本鞞之古文鞞者鞞也而古文鞞鞞之



鞞與黼黻之黻以聲近而通用禮記明堂位篇有虞氏服鞞注曰鞞或作黻桓二年左傳衮冕鞞珽孔正義曰經傳作黻或作鞞或作黻者義同也弔即市之後出字此器市字鞞當讀為黻阮文達說黼黻之義曰黼與黻同為畫繪之形黼形象斧明矣黻象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黻形作亞弓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譌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說文弗字從韋省阮文達以為從弓以此言之黻形作亞亞象兩弓相背古即以為弗字弗通拂亦通弼荀子臣道篇謂之輔謂之拂楊注曰拂讀為弼

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然則此器云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市讀為黻實為弗亦為拂其義為弼弼之言弼正也凡弓弩初成時弼而正之淮南子修務篇所謂弓待檄而後能調也故於弓弩之成記其年月日而去某年某月某日所市讀市為弗而以為弼正之義殆其時上匠之恆言後世古語日亡故不能通曉耳鄙見如此大雅以為何如

又

昨得手書適杭州許氏婿女偕至故有稽修復燈下展讀理曠而情真何愛我之深也 皇朝三通一書

乃鄙人言於楊石泉中丞而刻之者此書未成而浙
撫履易每易一撫必有所急之書故遲遲至今尚未
告成今歲如能畢工當代購一函也赴浙之期亦
未定見西湖雖佳而鄙意頗厭倦矣近來精力日衰
意興日減海內諸君子天雨疏芳似知其人不久閱故乘其
猶在以筆墨誣誣日無無之極思逃入右台山中
耳來函有沈香刻像語俞樓刻無此刻惟去歲門下
諸君為設一位曰曲園姚夫人之位鄙人今歲擬於
右台三中築屋三閤名曰右台仙館并鄙人木主亦
預立其中左曰曲園先生右曰曲園夫人安知數百

年後不即成為右台山中土地公婆乎一笑
與曾劼剛通侯

夏閔由眉老交到巴黎行禮耶書郇公五朶雲從海

外飛來誦之起舞此想仙槎安穩使節賢勞仗忠信

以涉波濤挾禮義以為雨流芳檣恢域中之聞見係天下

之安危蘇老泉云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

之閔足矣敬為君侯誦之越章句腐儒哀羸暮景久

無破浪乘風之志虛有望洋句若之思偶成小詩二

章聊發萬里一笑

與楊子玉

連日流覽大著體大物博文繁事富洵世閱有用之
書望之為洋向若而歎昔溫公通鑑能讀一編者惟
王勝之而已僕章句被儒史盡讀足下之書乎惟
博采諸書宜有次第大著則如隨見隨錄不加編次
者於體例稍有未善抑蘇以先後為次第而別有
深意存其間乎其間微如經部舉例內謂尚書之
尚陸德明讀然如常經天雨流芬典釋文但云以其上古之書
謂之尚書並不音常又引老學庵筆記謂易大傳之
名蓋古人已有之不始於歐公所謂古人已有者宜
申明其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其所本也今不引此文於
義未備如此之類恐尚不乏息息一覽未足盡之也
足下積半生精力成大書當精益求精庶足垂
示後世非我輩草草著述供人覆誦之用者可比也
農桑月令表有闕而輯不及齊民要術然
所采農桑輯要諸書實自齊民要術來未可數典而
忘之僕學問麤庸不足裨益高明聊貢狂瞽用答雅
意

與江柳門侍講

昨承言及

大行慈安皇太后之喪丁憂人員

不當與哭臨之列彼時弟意中止有三年之喪不吊
一義頗以尊說為然既而思之三年之喪不吊其義
在禮記曾子問篇蓋只為族親朋友而言若君親並
重分屬三綱恐非可以尋常吊問為例因考曾子問
本篇其下文曰曾子問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
夕否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歸哭而返送君曰君志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以此
三條言之知臣子並遭君父之喪未可竟因私而廢

公經文雖止就先遭君喪後遭父母喪者立論然其
理自可推知是以孔氏作正義則申其說曰若臣有
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
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所
又曰父母之喪則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
而反送父母父母講畢而居君所又曰臣有父母之
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君殯訖而
還殯父母以其尊君故也以上三條孔氏因經文而
推闡之至為詳備是人臣遭遇君喪雖在未殯以前
尚宜奔赴今足下居親之喪已既在葬之後小祥之

外以古禮論仍宜與於哭臨雖今之哭臨朝夕兩集
似近乎古所謂朝夕哭者不妨援朝夕否之例以自
解然人臣在外於所謂設奠者皆不得與則除朝夕
哭臨之外更何所盡心乎禮曰門外之治義漸恩正
義謂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父母之喪既
卒哭金革之事無辭也
事始有過之但弟處無會典諸書古今異宜未知
本朝掌故始何姑陳義以答下問

又與汪柳門

承示大著引

功令

列聖大事凡有父母喪

者免其成服無庸給予孝布又引雍正七年

工諭內外官員有奉旨在任守制者遇朝賀晏會祭

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援證詳明比附精切

此論可以定矣惟此乃古今事理之異弟前說泥古

而不通今不可用也尊說與今制合而於制古微有

不符蓋曾子問所謂正指在延之臣擬以今之恭

理喪儀者未必果得禮意至三年之喪不吊雖有明

文止可施之朋友之間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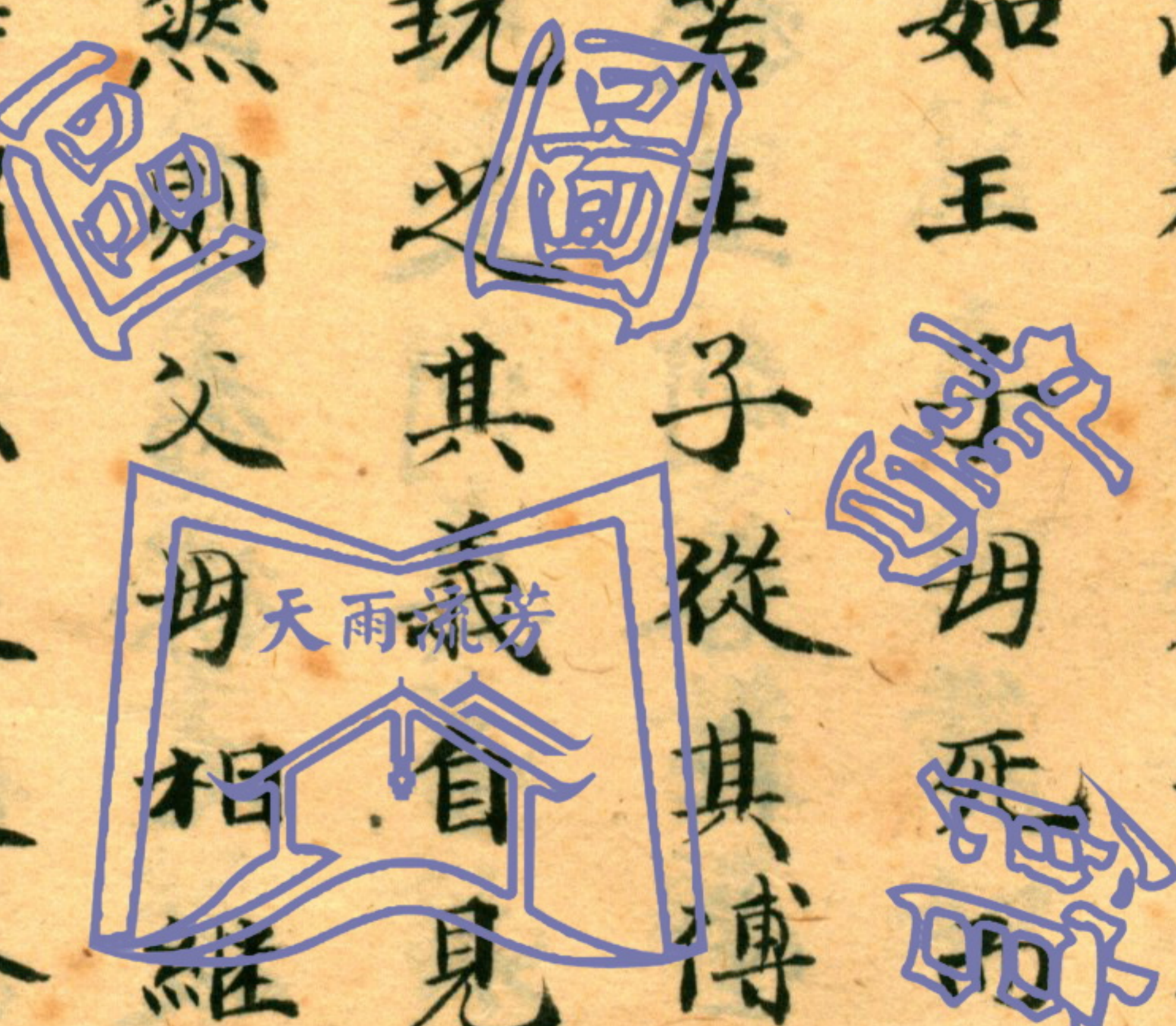
吊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正義謂有五服

之喪則往哭不著已功哀而依被親之節以服之可



天雨流芳

知三年不吊之說止可施之五服以外之人君父並
尊萬不宜援引此禮至君子不奪人之喪注謂重喪
禮味其語意蓋如王^注其母死^注其傅為請數月之喪
是謂奪人之喪若王子從其傅之請即為自奪其喪
試以注疏反覆玩之其義自見若以服君之服釋親
之服謂之奪喪然則父母相繼而喪鄭君謂虞祔練
祥各以其服豈得謂以父喪奪母喪以母喪奪父喪
乎足下以禮諸條宜更酌之惟曾子問篇朝夕否三
字則可援為不歸之確據鄙人前函云云固不足哭
以破之也請更援穀梁之說為足下證成其義定元



年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
是周魯並有喪天子可使人吊魯而魯君不得奔天
子之喪此與所謂待嘉殯詒還殯父母義已不同
信如足下所云曾子問三條為親臣近臣言也竊願
足下執朝夕否三字為舊文援引穀梁之說以成之
而斷以功令明則要言不煩可無疑義鄙人將
此函與前函之稿並刻春在堂尺牘中亦禮家一重
公案也

又與汪柳門

承惠烏程嚴氏上古至南北朝全文編目一百三卷

甚善但有錄無書殊令人有眼飽腹飢之歎安得取
全文而刻之恐須待吾兄建節矣承詢私家譜牒所
自始鄙意隋書經籍志所載京兆韋氏譜二卷北
地傳氏譜一卷此即私家譜牒之權輿又如楊氏血
脈譜一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則其為私譜而
非官譜更不待問矣舊唐書經籍志載韋氏譜十卷
韋鼎等撰新唐書藝文志載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
陸景獻撰徐氏譜一卷徐商撰諸如此類皆纂修家
譜人之姓名見于史志者也

與李黼堂方伯

讀手書知女公子曇華一見良可悼傷然香山念金
鑿子詩其終歸於理遣想達人必能同之也大著者
獻類征目錄披覽一過鬼羅富體例精嚴洵必傳
之書也昨日與文鄉中丞書從與其以此書付梓然
時局方窘未知能料理及此吾弟見聞甚陋不足裨
益高明甚媿甚媿錄中如蔡文恭公新似宜入宰
輔不宜入翰林文襄公福康安既已入宰輔不必更
入將帥徐文敬公潮即花農以六世祖官至吏部尚
書似宜入九卿不宜入疆臣又所謂九卿者即明史
之七卿六部都察院而益之以通政司大理寺然則

錄

天雨流芳

如蔡文恭公新似宜入宰

沈端恪公近思宜至左都御史似宜入九卿不宜入
臺諫所謂臺諫者惟科道諸公而已至於顧亭林王
船山兩先生國史入儒林傳似不宜入隱逸陸
桴亭先生近已從祀兩廡亦宜移入儒林傳中率
書所見惟公裁之又如友類中黃洪元此據堯峯
集也而陸桴亭先生集中則作王洪元卓行類中宋
釋之此據劉紹放集也而彭端淑白鶴堂集中則作
宋石芝如此之類似可附錄以廣異聞道光中朱蘭
坡先生所輯國朝古文彙鈔初二編未知案頭有
此書否其中可采者甚多嘉興錢衍石先生有徵獻

錄自將相大臣以至儒林文苑凡八百餘人此書今
當在子密樞部處又宗湘文太守有碑傳錄之輯聞
馮竹儒觀察曾借鈔通用三十萬其書亦必不
少能以此兩家之書補道之當更美備矣柳門侍讀
小有疾久不見尊書即送去弟近日又續成筆記四
卷付梓賢者識大賢者識小此之謂也

與譚文卿中丞

昨由夢薇寄到惠書知此月上旬即將臨莅嘉湖舉
蒐乘補卒之經寓察吏安民之意旌麾所至景慶同
瞻矣承示中秋節後渡江巡閱浙東弟擬八月初來

西湖尚可於行前一接清談也。文瀾落成即派沈
廣文管理書籍甚善甚善此後到湖上可以縱觀未
見書矣吳下坊間所藏圖書藥成聞亦不全且索價
甚昂亦無過問者容再探聞李黼堂方伯耆獻類征
多採官書識如尊論然高流芳官如詞臣台諫外官如監
司守令初不盡采天雨流芳官書惟所分門類閱有可議者
耳鄙意國史自為金匱石室所尊藏不必私家為
之刊布吾人閉戶著書若欲網羅放失以補柱下之
缺遺但宜從諸家文集中刺取其碑表紀傳錄為一
書字句悉依原文不加增減編纂概從時代不別部

居度可備後人之考鏡而不貽外人以口實然亦頗
非易易也

與朱玉圃同年

承詢資宗事竟未和所出宋史岳忠武本傳於建儲

事甚畧惟云紹興八年秋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

皇太子飛退而喜社稷得六矣中興基業其在是

乎又云十年金人攻拱毫命飛馳將發密援奏言先

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居以示無忘復讎之

意帝得奏大褒其忠蓋本傳所言建儲事止此建儲

者請立孝宗為太子也孝宗本太祖七世孫而高宗

選育于禁中使讀書資善堂而太子之名猶未正三
十年始立為皇子岳忠武於紹興八年見之於資善
堂十年請正國本其意蓋終始立孝宗為太子而已
岳珂籲天辨誣錄叙云方代邸侍燕閨嘗一及時事
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
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先臣誓眾出師乃
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云云代邸及資善並指
孝宗代邸者以漢文為比資善則其堂名也疑四朝
言行錄所云正資宗之名者資宗亦資善之誤耳

春在堂尺牘卷五終

